

清明的乡野

解良

每年进入四月的前几天，老家的乡与村都要花钱雇一批人，戴上红袖章，在每一条进山的路口设卡，盘查每一个进山的人，进山春播也好，祭祖扫墓也好，必须交出所带火种。但是，往山里送一种彩纸扎的幡却不受阻。这种彩纸幡是一种特有的标识，标明进山祭祀的人不烧纸。

在老家，彩纸幡叫佛朵，佛朵被艺术成一个女人的造型，扎佛朵的则是满族女人。先是男人上山砍下一根根木杆，用刀修剪好，木杆顶端用刀割一道槽口用来扎顶花，杆子下端削尖，可以插在地上。妇女们盘腿坐在炕上，剪五种颜色的彩纸条用细铁丝往杆上扎。扎上顶花（俗称脑袋）和纸束（衣裳），一支佛朵便栩栩如生地走进现实世界。待清明节来临，家人进山祭祀，将佛朵插在自家坟头上。佛朵形若女人，秀发不束。在我眼里，它就是清明时节辽东山野乡间最美的艳舞者。

入四月，辽东山乡沐浴春风，天气缕缕回暖，又透出丝丝寒气，山峦、田野和草木在悄悄返青，没有绿透。山梨树在辽东春序列中最早出来走秀，搭档是蒲公英，而半山坡、村路旁、田边和溪畔都是它们的T台。山梨花一夜间盛开，满树清白，弥漫着淡淡的香气；一株株蒲公英用纤细的茎秆托出一朵朵鹅黄色小花，点缀着四野，像缝织在大地旗袍上的一粒粒镶金。清明节前后的几个清晨，乌鸦踩弯了吐出绿芽的枝头，鸣叫远跳，喜鹊跷着长尾巴跳跃在褐色的田垄间，啁啾欢歌，一支又一支色彩炫目的佛朵被送进山，插进山野乡间的坟冢上。一支佛朵被一根木杆撑起来，木杆高三米或一米不等，头戴五彩花朵，身披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的纸条，瞬间刷新了春天的色彩，山野也由山梨花的雪白与蒲公英的鲜黄变得多彩鲜艳。春风奏出悠扬的舞曲，不受约束的五彩纸条随风飞扬，一如女人的飘飘长发，漫山遍野的佛朵纷纷起舞，舞姿宛若一个又一个顶戴旗头的女子浪不丢地甩着手，走起“吉祥步”。

佛朵，既是满族后裔口口相传的掌故，辈辈传承的民俗，又是现实土地上年年绽放的文化奇葩，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满族先民的游猎生活。游猎意味着常年迁徙，家中有亲人故去就在葬处插一根柳棍，柳棍上拴系一个物件作为标记，祭祀时再凭这个标记回来找亲人的葬地，这就是原始的“插佛朵”习俗。努尔哈赤祖上由北向南迁居辽东新宾，苏子河两岸已进入半农耕时代，定居生活让送佛朵习俗渐渐定型。它被造型成女人是因为柳枝。满族先人视柳为生育力超强的母亲，满语“佛朵”即柳枝。人们将佛朵做成一个悬空的女人形，插在自家坟上，祈求多子多孙，子孙后代吉祥安康。佛朵身披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的纸条标志着子孙后代，象征着奔流不息的长河与繁衍不绝的柳丝，成为一个民族特有的吉祥物。

清明时节，人们往山里送佛朵，宛若给春天的山野饰出真珠钗插、玲珑簇罗，像古代女子头饰美丽的吊朵，让刚刚苏醒的山野一夜间开满花朵。老家的满族人从古至今执着于清明祭祀不烧纸钱，有创意的女人将扎佛朵的纸束剪成钱串状，挂在佛朵上称“摇钱树”。风吹佛朵，山野里隐约传来女神行走的脚步声，人们听到是她送来的吉语疆谣。

一年四季，老家的山野乡间夏天绿，秋天金黄，冬天雪白，唯清明时节佛朵所到之处五彩缤纷，这种源自满族部落既防火又环保的祭祀方式已经演变成老家的一种古老而清新的活态文化，它让大地明洁，乡野余绚。

桃花灼灼

凌泽泉

大片内敛的庄稼地里，一把把浅雪再也撑不住了，摇身一抖的细风，丝丝钻入草木的肌理，爬上绿意隐隐的桃枝，惊醒了一树的鸟雀。一串脆生生的鸟鸣从顶雪的山梁滑下，落到乡村低矮的屋檐下，跌进竹篱笆的怀里，融入新翻的泥土中，引逗着古老的炊烟，在半空中笑弯了腰。

薄冰哗啦欠了一下身，小河趁机张开嘴巴，呵出的热气在河面调皮地划出了一道道羞涩的涟漪。转眼间，一河的水纷纷抡起小小的手掌，将冰块劈成一块块凌乱的碎片，被风的酥手兴奋地把玩。地里的桃树发呆地打量着逐渐蓝起来的天空，还未等回过神来，一只小鸟突然站向它的肩头，叽叽喳喳地透露出潜伏已久的春天正在步伐整齐地向这里开拔。

一声响亮的春雷呼地撕开硕大的天幕，粗鲁地打疼了满天的云朵，惹哭了大片大片的桃林。一根根原本暗褐的枯瘦桃枝恼得鼓起一排排嫩黄的细眼，在初春的路口探头探脑。

春意从四面八方偷袭而来，仿佛一夜之间，就占据了柳林、桃林和山冈。细长的柳枝迫不及待地爆出嫩黄的芽苞，在风的劝说下，老实地投了诚，低了眉摇起婆婆的舞步。只有不愿低眉顺眼的桃枝怀揣一把春风，手攥一把春雨，在万物扬起青绿小手之际，依然铁青着脸，在枝头兴奋地举起一把把鲜艳的小旗，与霸道的春天扳着手腕。

大兵压境的春天，蛮不讲理地攻占了无边无际的庄稼地，就连绵长的山坡和河流也不放过。那些

沾了暖流的麦苗无端地油光满面起来，就连油菜苗也涂了满脸的绿意。此时，只有桃林不买账，它要在地气涌动的泥土之上，排兵布阵，以静制动，燃起一大丛旺盛的火苗，站成一片遮天的花海。

一树树的桃花，就这样亮队出征。它们在蓝天白云之下，在万物扬起绿波之中，恣意汪洋。

瞧，房前屋后，只需一树桃花，就可以封门闭户，就可以装饰乡人的夜梦；田间地头，仅需桃花一树，就可以抵御汹涌的绿波，就可以折叠乡村的天空。千亩万亩的桃林，不亚于身披铠甲的千军万马，只需一声令下，就能翻江倒海。放眼望，来势凶猛的灼灼桃花，喊杀震天地横扫四面八方，所有的山村水廓都被攻陷，所有的双眼皮和单眼皮都被攻陷，所有的或坚硬或软弱的心房都被攻陷，所有的白天和黑夜都被攻陷……

桃林的上空，鸟雀们在愉快地丈量着天空，丈量着花香的高度，丈量着花海的深度，丈量着赏花人的幸福度。

想那春日迟迟，在陌上或栏畔，与满树满树的桃花相逢，掠过心底的会是多么惊喜。都市里的繁弦急管和酒绿灯红，都将沦为陪衬；乡野里的蓊郁林木和满天晚霞都将俯首称臣。我只想走进桃之天天的花境，倚着一株粗大的桃树，轻合眼睑，默想太阳的光屑从桃花间细细地筛下，轻轻地把浓浓的花香厚厚地堆积到我的肩头。至于那满枝的桃花，就交给蝶儿去呵护，嫩黄的花蕊就交给蜂儿去爱抚，所有的桃树，尽可以交给赏花人去纵宠。

相约
苗青
摄影

宋词咏柳

董改正

万物皆可入诗词，而柳，却宜于宋词。

唐诗也咏柳。贺知章的《咏柳》是清新、俏皮的，尤其是“不知细叶谁裁出”那么一问。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是苍凉的，李太白“此夜曲中闻折柳”是悲壮的。老杜“癫狂柳絮随风舞”，韩愈“杨花榆荚无才思”，人格化物象，多有寄托，情怀也不在缠绵温柔之上。唐人的柳与其气度相符。

一直未能收回幽云十六州的大宋，先后被辽、西夏、金和蒙古威慑攻掠，虽然繁华风流，骨子里却是纤柔的。边界线一直后撤，“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的意境，渐渐退出了宋词，边塞的《折杨柳》渐渐绝响，而江南杨柳的纤弱温柔气质，恰恰暗合了他们的审美。柳便遍植宋词的水边，披拂轻扬，曼妙多情，具象着宋人的缠绵。

宋时的江南，繁华远迈盛唐，富丽如璀璨温软的锦缎。那里的水边，植满了数不完的柳，枝条参差披拂，多像二八佳丽唇边的长短句，俨然宋词的模样的。江南有唱不完的歌，喝不完的酒，诉不完的情，送不完的别。宋词若无柳，如何咏江南？宋人将柔弱的柳，写到了极致。

“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面对柳，东坡也柔情了；而多情如以柳为姓的柳永，“忍把功名，都换了低吟浅唱”，一阕《雨霖铃》，至今日，犹然耽溺，

依然沉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是颓废的，比他更颓废的是晏小山，这个吟出“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的词人，遥遥相对清朝的纳兰容若，都是宰相公子，都是情真意重，都是伤心人。小山词：“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流年暗换，苍茫沧桑。纳兰词：“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又有多少缠绵缱绻，欲说还休。这样缠绵的柔情，这样参差迷离的心思，身外何物堪比拟？唯有一池柔柳，拂尽流水，听遍春风。

写柳最出色的，要算周邦彦了吧？这个能谱曲填词的才子，以他的“慢词”，细细勾来，层层想，多少恨，在不紧不慢的琵琶声里，前尘回溯，昨日重来，而乍醒时，“似梦里，泪暗滴”。在徽宗朝，送行处，必有美人怀抱琵琶，眼含热泪，低臻首，启朱唇唱道：“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舟行远，歌声在，柳枝摇碧，似目送，似回忆，似等待。岸上那人也痴着，那一年的江南，在烟柳画桥中，入了范宽的画，入了我们的梦，成了我们的乡愁。画里那不朽的手，奏着那不朽的箫，送出那飘拂过无限江山的箫声，至今犹在梦里、在幻听中、在纸上故乡的深处，亦真亦幻，似无还有。